

抗戰藝術叢書

VI

肉彈

藝文研究會出版

獨立出版社發行



抗戰戲劇叢書之六

肉彈

包起權 著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版 權 所 有				抗戰 叢書之六 戲劇肉彈
著 者	包 起 權	印 行 者	獨 立 出 版 社	
總 經 售				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一 月 初 版
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石 門 坎 十 八 號				
實 價 二 角 八 分				

自序

「有力的出力，有錢的出錢」

在這爲中華民族自由而抗戰的環境下，不是黃帝的子孫，無疑地，誰都應該，誰都願意貢獻他所有的力，所有的錢，給他的祖國的。

我自愧不能放下筆桿，拿起槍桿，奔赴前線去殺敵。但是總也不能心甘情願地躲在後方，醉生夢死地，度清溪不歸心國難的生活。而更願意於原有工作之外，更負荷起一點能力所及的救亡工作來。

我很愛好文學和繪畫，而對於戲劇，還是在四年前，才被生極濃厚的興趣。在這短短的過程中，曾經讀了一些有關於戲劇的中外名著。同時也曾不自量地，嘗試地創作了，遂譯了一些劇本。

自從抗戰之後，曾寫了幾個劇本，這冊子裏的「肉彈」和「寒衣曲」，都是最近在公餘之暇寫成的。「駝負千鈞，蟻負一粟」，謹以這一點微薄的心力，貢獻給親愛的祖國！

承 張道藩，王平陵兩位先生多予指教，謹誌謝忱！

最後，並祈 劇界先進幸而教之！

彈

肉

目次

序

肉彈

寒衣曲

38

1

肉彈

——原名「苦心」——

人·

華苦心——妻

程萬里——夫

林志芳——友

黃老板——琴師

周菊隱——友

彈

地：漢口，或後方熱鬧都市。

時：大中華民國二十七年陽春時節，一個陰霾的早晨。死沈沈的天氣，象徵了——慘酷的戰雲彌漫了大地。但：大自然是樂觀的，永遠那麼樂觀地反抗着惡劣的環境。一切生氣蓬勃地在滋長，榮榮地在滋長。

景：一間起居室，佈置得相當的雅潔，華麗。抗

戰節約的現階，那樣陳設，無疑會受人批評的。當我們知道清楚這是一對新人的新居，不免爲那生活簡陋的新人們深深嘆息。

中間一排窗，設計很新穎，構成了現代的美。半透明的緋色窗簾，隱約間，可望見巍屋崇樓——一幅都市的街景。

怪惹人注意的一付大紅對聯，掛在窗的左一邊，——左右以舞台作標準——色彩上倒也和諧，熱烈。還有一架精巧的飛機模型，兩翼有青天白日的國徽，點綴在室的中間。牠們同受着主人的澀遇，是初無二致的。

左壁通臥室的門半掩着，不時傳來鼾睡的鼻息。打從這屋子出去，必得經過右壁的門，那是溝通室內街市唯一的途徑。

其餘很平常，毋庸一一地贅敘。

這時：小凡上的無線電正播着行軍的歌聲！

！壯烈地，雄偉地。

華苦心：（婷婷地站在窗邊，一朵出水芙蓉般的俊逸，俏麗。健美的體態，沒有半點兒的病態。如果，她的心靈也成正比的那麼美好，我們的崇拜，誰說過分。這時代的女兒，正憑窗凝視着街上的一角。可不是在欣賞什麼，她的眸子告訴了這個祕密。但，那明快的性格，是不因靜止，沈思而遜色的。

驀地幾聲噴嚏，也許是晨風的侵襲。她用手帕按了按嘴鼻，想起了預備好的早點。就去到小圓桌邊試了試糕餅的冷熱。隨手關了無

線電。再去鏡前照照自己的倩影。掠掠髮髻，牽一牽衣襟。走向左門去，打從那紅對經過的時候，將歪斜的對兒，拉了個正，脫視了一下。對上寫着：「努力生產，復興民族」，上款是「萬里同志，苦心女士嘉禮」。下款是「唐秉忠敬賀」。她莊嚴地一笑，就跑跳到門邊。像個曠野裏的獸，拉長了耳朵，探聽室內的動靜，接着推開了門，說：「怎麼，還沒有起來，早點都快冷了。萬里，萬里；叫你這許多次，該醒醒了，胡塗蟲，沒有出息！（走進屋去，聽到她在嚷着「起來，我要掀你的被了。……起來不起來，我生氣了」。「唔唔」一個男子的聲音，辦不清說的甚麼。「那麼，限你十分鐘，聽見沒有？」她邊走邊說地出來）男人簡直是個叫不醒的瞌睡蟲，我竟變成鬧鐘了。（搬動了一下杯碟，坐沙發

上看報，有的地方，不禁朗朗地讀出來。）

昨日敵機五十二架狂炸廣州，文化機關被炸，損失奇重，平民死傷，不下千人。……我軍前綫勝利，敵施放毒氣。……收買漢奸，敵在淪陷區組織偽政府。……游擊隊活躍，敵人四面受敵。

萬惡行，國際輿論一致抨擊。

程萬里：（二聯黨軍制服的軍人。從左門出

來，鑲着白銀牙，鬍子更黑，更顯得英俊。這種房奴人對敵體魄，還潛着一種力，洗刷了東亞病夫的恥辱，顯出了異性們的傾心。

但——他也不能沒有缺點。他的眼角，洩露着一顆不堅定的心。這正是他不能硬幹苦幹，實幹的原因。幸好造物的缺陷，還可以用人力來補救。他那不定性的性格，正可以利用環境的力量，轉變到至善的一面。尤其他

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人，更容易接受他情人的意見。不過，這種人很有相當的危險，誰敢保證，他所傾心的女人，一定是高尚的。我們不用笑他。戀愛，往往引你到兩條途徑——不是天堂，便是地獄。

他這時像一個野心的狼，蹣跚撲向他面前的兔兒，又像是個淘氣的孩子，不知又在鬧甚麼把戲。苦心的心全放在國家的大事上，又背着 he 坐，一點不知道，敵人已在後面。他停立在她的背後，伸出巨掌，捫住了她的眼睛。）

華：（用手反攻，力量懸殊，那裏能掙脫敵人的包圍。）放手。嚇了我一跳。……快放手。

程：（嬉皮笑臉地）你說我是誰？

華：我不知道。（故意地）

程：是嗎？

華：（笑）不是，說說玩的，你就是燒成了灰，

我也認得出的。

程：那麼你說說我是誰？

華：還用說嗎？該死的，弄得我好痛。快放手。

程：放手，也不能無條件的放手。

華：你的條件？

程：再簡單也沒有了。只要你叫我一聲。

華：叫一聲。好，萬里。

程：這不成。

華：飛將軍，空中英雄。

程：誰不知道我是航空軍人。

華：那你要叫甚麼？

程：叫個好的。

華：唔……唔！（想）

程：叫呀！

華：（帶着催眠曲的調子）乖乖，我的小寶貝。

（突出了重圍）

程：調皮的，又討我的便宜。

華：你自己要我叫的。（端詳了萬里一下，看他已經穿的整整齊齊的。）想不到你起來這麼快！我以為還有些時候呢。真不愧軍人本色。

程：（得意地）那有甚麼，大時代的一切，都應該軍事化。哈哈！

華：我原說寶寶真乖……

程：（不願意地）別寶寶，寶寶的！

華：我來問你，你說「母愛」怎樣？

程：（不加思索地）母愛是非常的偉大。

華：我現在除了給你愛情而外，還要像慈母一樣的疼你，憐你，愛你，你說好不好？（說着慇懃地遞了他早點，自己也吃着。）

程：（進早點）這簡直是理想的「愛」！（情深地

「心兒，我願意一輩子服從你，一輩子聽從你！」

華：幹嗎？要真是那樣，你……

程：怎麼樣？

華：你是太渺小了！糟塌了我的愛情！

程：（急）爲甚麼？

華：愛是天賦的一種本能，與生俱來的。他的宇宙，不應該劃的那麼小，而是應該更發揚光大起來。從愛已做到愛人，從小我做到大我，從一個民族做到全世界的人類。

程：（對她的老生常談，不感興趣。）你這些話，我已聽夠了。

華：可是從這個耳朵進去，從那個耳朵出來。

程：心兒，對的，我該聽從你的話。我們的長官也這樣訓誡我們：我們應該愛民族，愛國家，這不是狹義的愛國思想，也決不是帝國主

義那種企圖侵略弱小民族的愛國思想。我們最高的目的，應該是愛護全世界所有的人類。心兒，你的啓示，堅定了我對於這種訓話的信仰。

華：單有信仰，有甚麼用？

程：（肯定地）願在你的鼓勵下，去幹，切實地去幹。我知道我自己的弱點：缺乏毅力，沒有定性，容易因循苟安，只有你能够隨時提醒我，勉勵我，

華：萬里，少女的時期，我就抱着一種希望——也許大多數的女孩子都有這種理想。簡單的說：我願意能够做我丈夫的明燈，指南針。使丈夫能够爲善，由善而止於至善。唉！但是事實上，只做了丈夫的「鬧鐘」，每天催他起身，怎麼不叫我痛心！

程：（自圓其說地）這樣黑沈沈的春天，我以爲

還沒有天亮哩。

華：天倒早亮了，只是你沒有睡醒。

程：唔，唔。（看了他夫人一眼，計上心來。）

心兒……

華：還甚麼說的？

程：我說很有詩意。

華：睡不醒，叫不起來，還有詩意？

程：嗯！（點了點頭，老學究似的吟着。）「芙蓉帳暖度春宵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」……

華：（不屑地）得了得了。你看你這種封建思想，竟自己比起皇帝來了。假若你真是個皇帝，還不是個無道的昏君嗎？該打，該打！

程：（急）責任全推在我的身上來了。你才是以皇帝自居呢。今晚上你不是要登台扮「遊龍戲鳳」裏的正德皇帝嗎？

華：你不能這樣批評我，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唉

！我想，別人是永遠不會了解我的。就是

你，我也從不敢希望的。

程：（滿頭是汗）苦心，我的苦心……我是了解你的。

華：怕不見得吧？（淡淡地）

程：真的，心！

華：（有意無意地）好吧！

程：（戀愛使他變的聰明）真的，心兒。你的名字，不是叫「苦心」？我常常覺的這名字怪蹩扭的。人家都叫甚麼「甜心」，「Sweetheart」，你偏與衆不同，來個「苦心」。現在，我才覺得很有意義的。

華：（心動了一動）這次算給你猜着了。

程：怎麼樣，心兒，這還不能做我了解你的鐵證？

華：了解，了解一個人的心，談何容易！

程：至少我對你的了解，是不會錯的。

華：恐怕恰巧相反吧！

程：心兒，你不信，我發誓。（舉起右手，虔誠

地站着，打算發誓。）……

華：（笑了出來）孩子，急甚麼？動不動就發誓，我都記不清你發過多少回誓了。只要居心好，這種形式上的，我倒不在乎。

程：（別有見地）唯心論者的主張，原則上也許是對的。不過事實上，很成問題。從前，我曾主張過：由友誼，愛情而結婚的人們，應廢止結婚證書的簽訂。

華：你老愛那麼說。

程：結婚，是說明愛情，從這階段到那階段的一個過程，決不是戀愛的終止，也不是戀愛的保障，是顯而易見的。那麼，結婚證書契約似的簽訂，不簡直是否認了當事人的愛情！

不簡直是侮辱了當事人的愛情！所以我是非常反對那種形式的。

華：（解釋着）我倒不一定贊成那種無聊的形式。當時所以堅持要結婚證書的理由，不外是，沒有必要去打破那種形式罷了。

程：當時我很不舒服，曾武斷地下了一個結論：在女子經濟不能獨立的現在，結婚證書，多少是可以保障女權的。以後，我覺得那樣說，太可笑了，太幼稚了。我又說：唯心主義的理論，在原則上也許是對的，但往往是理想的，不切實際的。這樣說法，也許合理了一點。心兒，你以為怎樣？

華：萬里，你對於事理的深深推求，這種精神，不管怎樣，都值得欽佩的。

程：是嗎？（親熱地）你的贊美，給了我有力的鼓勵。

華：是嗎？（隨手給他整了整領帶）我不信真有這種力量！

程：（乘勢捉了她的手，放在唇邊，熱烈地一吻，愉快地奏出了心之樂聲。）柔潤小手兒，撫慰了人們的心靈！現實的痛苦，醜陋，全忘了。飄渺，飄渺到極樂的天界！

華：（有所感）極樂的天界！我想起忠勇的戰士，我想起被炸的同胞們。

程：（關切地）今天報紙上怎樣說？

華：還不是敵人野蠻的橫行。（聲聲嘆息地）無辜炸死的同胞們，前線爲國犧牲的將士們，我在這裏虔誠的爲你們禱告，願以一瓣心香，（雙手合十）祝禱，祝禱你們的靈魂，上升極樂的天國！

程：（驀然有所憶）心兒，你的祈禱，使我想起一件事來。人家的禱告總是對着聖像，或是

十字架。你却對着一個放首飾的箱子。看來有點滑稽，而且不解。你又那麼虔敬，嚴肅，這裏面定有甚麼文章。我曾問過你幾次，今天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。華：唔！（心裏想着）這是我們女人的事，請你不要絮絮的過問。

程：不，男人的事也好，女人的事也好，我全要問個明白。

華：幹麼老是把這件事來麻煩我。

程：只有這一次，告訴我，從此，不再麻煩你。

華：（脫身不得）好，告訴了你，可不能再麻煩我。

程：（坐端正了，注意地。）我願意洗耳恭聽。華：是的，這倒是一件嚴肅的事，不該隨便拿來開玩笑的。

程：好，請詳細告訴我聽。

華：先得聲明，我只能報告事實的一部份，秘密

的部份還得保守秘密。從前，我曾立了一個

志願，怕不能有恆心去實行，就想了一個辦法，

假定了一件東西，來做我的偶像，這樣可以

時時喚起我努力於我的使命。越王勾踐的臥

薪嘗胆，和衛兵們每天叫醒他：「你忘了臣

服吳國的恥辱嗎？」是同一意義，不過，我

是不配去比擬歷史上的英雄的。這就是我每

天對着首飾箱子禱告的原因。可說的，都告

訴你了。

程：（不滿足地）箱子裏的內容，不能告訴我嗎

？

華：（沈思了一下）箱子裏沒有甚麼可告訴你

的。

程：那麼告訴我你的那個志願。

華：不，我的志願。應該保守秘密的。

程：請相信我，我決不妨礙你的。

華：（摯誠地）我絕對的相信你。可惜我已發過

誓，請原諒不能告訴你。

程：原來你也喜歡發誓？

華：不，說不上喜歡。那種隨隨便便的，形式上

的，毫無誠意的發誓，我是非常反對的。如

果，利用宣誓的方法，能够加強我們的信念，

我倒並不堅持反對這種宣誓的形式。告訴

你，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發誓。

程：說一點兒都不成嗎？

華：是，一點兒都不成。萬里，請求你相信我對

你的愛情，你的生，你的死，都不能改變我

對你的愛戀。你想，我那裏會不忠於你，有

害於你，有負於你。萬里，要是真能了解我，

你應該毫不猶豫的相信我這些話，從此不再

疑心我，把那些不必要的事來痛苦我的心。

萬里，請相信我，答應我。萬里？

程：（雙手撫着她的肩）心兒，你的誠懇，你的柔情，激動了我的心，我吐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，道歉我剛才對你的魯莽。心，我相信你。永遠的相信你。聰明的你，對於這句簡短而又笨拙的回答，不難洞鑒我對你的信心。心兒……（溫存地靠近去吻她額髮，表示信心，也許是道歉之意。）

（「篤，篤，篤。」驀然傳來一片敲門的聲音。）

華：誰來了。（推開他，走到右門邊。）誰？誰？

（門外，「是我，心姊，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？」）

華：志芳妹嗎？（說着開了門，見了這位不速的來客，眼中閃着親熱的火。）志芳，你不是

到香港去了嗎？幾時來的？（拉着她進來）哦，我介紹，這是我的丈夫——航空軍人。這是我的同學，就是時常談起的林志芳小姐。

程：請坐，請坐。

林志芳：（是個純樸女學生，不施脂粉，天然姿色，更顯出少女純潔的美來。他提了一只人學放書的手提箱，是她絕無僅有的行裝。

她的神情，那麼抑鬱，不因她極力遏止，而掩藏了些。眸子是人們心靈的窗戶，無祕地，無法可祕地，在在地洩露了內心的一切。若果我們稍微留心一點的話，却不難證實她這時的心緒的。

她顯得有點偏促，幸好萬里並不十分注意這位陌生的來客，但——決不是絕好的理由，她因此泰然些。謙遜地。）不客氣！（突然

（心姊，我的家全燬了，鬼子飛機炸的！）

華：（青天霹靂）真有的事？你們家不是搬在香港住？

林：香港是有錢人的世界，像我們這樣的窮小子，怎麼能够呆久下去，所以上個月就搬到廣州去住了。

華：（誠懇地）我很替你難過，不，我還替所有被炸的人們難過。志芳，是那天的事。

林：一星期前，我還有一個家——一個我所不滿意的家，現在連這不滿意的家都完了！

華：你家裏的人呢？

林：仁慈的爸爸，狠毒的後母，三歲的弟弟，全給鬼子炸死了！

華：你怎麼逃出來的？（關心地）

林：你知道的。我們的老家，給鬼子佔了。爸爸又掉了事，生活就從水平線上掉了下來。後

母主張到香港去住，不兩個月因為怕「坐吃山空」不易維持，又搬到廣州去住。我沒有念書，在家裏打雜。轟炸那天，我正出去買小菜，半路上碰到警報，不想是緊急警報。我趕快往家跑，老遠看見我爸爸在晒台上望。那時，有一架飛機很高的在天空盤旋。剛叩門，「轟」的一聲，嚇的我拚命的跑，接着又是「轟轟」幾下，那時我已躲進防空壕裏，只聽到大的哭，小的喊。警報解除，回家一看，景色全非，房子坍了，牆倒了。我一想不好，準出了事！

華：（屏息地聽）哦……後來怎樣？

林：（接着說）正在這時候，救護隊來了，他們把倒下來的牆磚，都翻了起來，找不到爸爸他們的影子。我的心放鬆了一點，祝着他們的平安。可是不成，剛才明明我親眼看見他

們都在家裏。馬上叫救護再去翻開大門邊的

磚，土。果然找到了後母和弟弟的尸首。又叫他們去翻那晒台旁的籬笆，上面重重的磚土，東西，好容易搬開了，爸爸的半個頭，一條腿也發現了。多麼可怕，多麼淒慘！悲慘的命運，已無法挽救，我大哭起來……（嘴顫動得很厲害，眼中流着淚，悲哀傷了她整個的心。）

程：（惻然）林小姐，請你節哀，留着我們寶貴的身體，何愁沒有報仇的機會。

華：志芳，我知道你這時的心緒。但——我还是要請你不用愁。發愁是弱者的行爲。（誠摯地倒了茶給她）喝一點熱茶罷。

林：謝謝你，（接了茶杯）心姊。

華：我想你一定還不會吃甚麼東西，這些麵包，蛋糕，倒還新鮮。不過，我們先吃了，很不

恭敬的。

林：那兒的話，現在還不餓，我是不會客氣的。

華：那很好，愛吃就吃，不要拘束，像我們在學校裏一樣。好多同學，抗戰以來，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，信也無法可通。剛才我打了幾個噴嚏，以爲傷風，不想來了一位不遠千里的你，我是多麼高興！請不要笑我迷信，我是最反對迷信的。不過，我們無法否認一種玄妙的預兆，每每在事前給了我們一些啓示，或警告。志芳，這樣的年頭，我們能够叙叙，說也有緣，該多麼的愉快！

林：（未能釋然地）嗯！

華：還說，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幹呢……

林：（點點頭）是的，我早已決定了。

華：那你更應該快樂點。我們也不多你一個人，不嫌待慢的話，你儘在這兒住好了。